

教育的 积极力量

— 师者的自我重建 —

凌宗伟
著

大夏

大夏书系·教育常识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大夏

大夏书系·教育常识

教育的 积极力量

凌宗伟
著



上海市
浦东新区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教育的积极力量 / 凌宗伟著.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ISBN 978 - 7 - 5675 - 8096 - 1

I. ①教... II. ①凌... III. ①教育—文集 IV. ①G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72340号

大夏书系·教育常识

教育的积极力量

著 者 凌宗伟
策划编辑 朱永通
审读编辑 张思扬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设计顾问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cbs.tmall.com>

印 刷 者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16开
插 页 1
印 张 13
字 数 206千字
版 次 2018年8月第一版
印 次 2018年8月第一次
印 数 6100
书 号 ISBN 978-7-5675-8096-1/G·11365
定 价 42.00元

出版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序

作为理论研究者，我的直接追求无疑是思想的创造和知识的生产；表达我的追求的文字，积极地说，有规矩与深刻的倾向，消极地看，充其量是教育实践的远亲。在这种自我认知的引领下，每见到富有诗情和活力的教育言说，我多多少少会有些嫉妒，这是因为我知道那样的教育言说客观上让教育实践者愈加远离我这种角色的人。进而，系统的教育理论文本对大多数教育实践者来说越来越成为一种传说。当然，这只是事情的一面。在另一面，我则会能对能书写快意文字的、有实践情怀的研究者和有思想情结的实践者心存感激，正是他们行云流水般的思索让孤独的教育理论和思想见到了阳光。

我是喜欢随笔这种形式的，最初是因为见诸书刊的随笔，多来自有品位的作者，从中可以读出文化的韵味，到了后来则是对随笔本性的欣赏。随笔原初就是随手一写的东西，写随笔自然也无需摆出要做文章的架势。随笔的书写，一则可自由运用修辞、笔法，艺术地表达思绪；二则也在明示一种立场，即不可把文中的所思当真。因而，我们从随笔中既能获得文化的信息，还能意会到作者某种程度的幽默和机智。倒推一下，便可知能写好随笔的人应是有文化的，估摸着大多也是幽默与机智的。

记得当年读张中行、周国平和余秋雨的散文时，我就想过，对于不涉及某种专门学术的普通读者来说，借助学者富含识见的文章是可以提升文化品位的。进而想到，教育领域未来也会出现类似的文笔，它对于欲认识教育的非教育人士和不事教育学术的教育实践者应是一种最合口味的精神食粮。创造这种精神食粮的人可以是富有实践情怀和浪漫精神的学者，也

可以是钟爱理性的教育实践家。他们作品的风格自然会有差异，但揭示与呈现教育的本相、传达教育内在精神的旨趣应是一致的。我很欣慰自己的观念被后来陆续出现的教育随笔证实，而且明确地感觉到那些理性兼快意的文字如行云流水一般滋养和启迪着无数的教育实践者。这时候，我开始赞叹“存在决定思维”和“需求拉动生产”的客观法则。

在多年的专业交流中，我接触到一些用随笔表达教育情怀和价值的人。他们中有学养深厚的研究者，也有颇有实践智慧的行动者。他们的作品不仅没有让我自惭形秽，反而让我更加理解教育理论研究的作用。实际上，我自己尽管没有足够的能力写作教育随笔，却也不不知不觉中开始习惯用这样的方式表达我在学术作品中无法尽兴抒写的情思。也正是这样的作为让我的认识不经意地跨越了教育学术的边界，进而结识了凌宗伟先生这样为教育的文明与专业奔走呼号的教育文化传播者。凌先生的确算得上一个快意的人，但快意的底色并没有遮蔽他思维的锐利和深刻。他应是博览群书的，但并没有深陷于认识领域的纠结，实践家的本色使他能快速、准确地攫取最能滋养和改良实践的知识精华，从而使我透过他的言谈与文字意会到了知识、思想与现实教育行动较为恰当的组合。在如此的组合中，我深刻领会到了教育思想和理论的生命所在以及教育行为和实践的可塑性。

他曾告诉教育现场的人们说，“你也可以成为改变的力量”；现在，他又关心“教育者的自我重建”。要我看，凌宗伟先生必定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改变教育的力量，而他改变教育的力量无疑来自长期以来对作为教育者的自己的建构。我由此想到一个更为普遍的问题，即教育者究竟如何重建自己。如果让我给出一个参考答案，那么，我恐怕要提醒和我一样的教育者，首先养成自我批判的勇气和自我坚持的信心。完成自我批判的前提之一是掌握批判的武器，那就是包括教育思想和理论在内的人类优秀的认识成果和思维方式，这种武器可以帮助我们超越捆绑着我们的日常思维，而掌握这种武器的策略只能是阅读、观察、思考、评论。养成自我坚持的信心，则需要我们逐步确立能够在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中一以贯之的价值立场。有了一以贯之的价值立场，相当于我们有了自己的教育人文信仰，可以让我们一旦遇到教育的真理便热情地追逐与传播。我想凌先生应会理解我的立场，或许他自己已经成为我这种立场的现实版本。

读了《教育的积极力量》，我对凌宗伟先生的所想有了一定的理解。他

永远不会忘记教育是一种“做”，但他期望的“做”是想明白之后的做，只有这样的“做”才能从人的心理本能和日常经验的藩篱中突围出来。如果教育者真想把教育想明白，他就需要学一点教育理论及其他学科的知识。各种知识能够让一个教育者在知行互动、融合的实践中成长为一个专业的而非简单的职业人士，他因此还能够自觉地在实践中进行有效的反思，并在寻觅中接近理想的教育。透过如上的思虑，我也能意识到凌宗伟先生纯粹的人文主义倾向。他明示教育的善意，建议教育从不伤人开始，并倡导教育应为每一个孩子的最终幸福奠基。归结起来，与我一贯倡导的“爱智统一”不谋而合，实质上是承接了人类优秀的教育文明，并力求寻找教育文明的当代表达。

凌宗伟先生嘱我为序，一定有他自己的思虑，在我则诚惶诚恐。可为了教育的文明与专业，我内心也乐意为之。一番感想，难免不当，仅表白对教育精神的追求和对一位好思善行者的尊敬，也应有意义。权充为序。

刘庆昌

2018年3月31日

序 / 001

积极力量 1 想明白了再做——从哲学的视角思考教育

学校文化建设要根植于哲学思考上 / 003

学校哲学的建构需要在梳理中传承 / 008

学校文化生态关乎教师专业成长 / 013

管理者的智慧在平衡自然选择与人工选择 / 018

好教育、好教师是怎样的 / 021

传统文化进校园需要甄别与筛选 / 026

努力成为“批判性的教育者” / 032

课程改革需要激情，更需要理智 / 039

积极力量 2 朝专业人士努力——学一点教育理论及其他学科知识

阅读，为的是走出洞穴 / 047

读书是与世上最有智慧的人对话的过程 / 053

教学行为折射的是一定的教育认知 / 061

努力成为专业人士 / 067

管理好你的情绪 / 073

教师的研究要扎根在自己的土壤里 / 079

中小学学科组具体研究些什么 / 085

积极力量 3 寻找理想的教育——在实践中反思

尽最大可能帮助学生逃离恐惧 / 093

“21 世纪素养”需要在探索实践中完善 / 098

作为教师的自我重建 / 104

在回归“教育的本意”下寻找理想的课堂 / 109

从“教学设计”入手实现有效教学 / 116

必须重视“教学目标”的确定与陈述 / 120

积极力量 4 回到人的立场——愿教育不再伤人

人的回归才是教育改革的真正条件 / 127

重要的是学习习惯的养成 / 136

好的“德育”是“立人”的 / 142

教育，从不伤人开始 / 149

班会活动的组织与实施 / 155

积极力量 5 顺其自然，因其固有——为每一个孩子的幸福奠基

卢梭“自然教育”原则给我们的启示 / 163

不成熟才有可能生长 / 169

养成教育是慢的教育 / 174

养成教育重在训练 / 179

教育，要培养出过完善生活的人 / 184

教育的云端视界 / 188

后记：批判与建设不是对立的两面 / 195

积极力量 1:

想明白了再做——从哲学的视角思考教育

《权衡》一书的作者凯文·梅尼讲，批判性评价并不意味着不要标准，一个科学的评价需要解释证据的能力以及现有理论之间的关系，除了实证还要理论。所以，我不主张大谈教育创新，我也反对教育做一点是一点，教育必须在科学的理论指导下实践，我认为许多时候“空谈”是需要的。所谓“坐而论道”，就是要将道理弄明白，将方向搞清楚，把想做什么，怎么做弄明白，然后去做。

学校文化建设要根植于哲学思考上

一所学校将走向何方，取决于该学校的哲学与文化乃至品牌特色。但这些绝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更不是靠策划运作出来的，它们总是在学校特定的社会生态与办学历程中积淀起来的，专家与公司的策划也好，包装也罢，总不能撇开一所学校具体的历史与现状凭空“提炼”。至少必须考虑学校所在社区的文化，学校自身的历史积累，现代教育价值与目标以及与之相关的传统文化背景，这就是所谓文化的“在地性”，否则就有可能会因空心化、形式化而难以传承与发展。

避免学校文化建设的空心化、形式化

我觉得做教师的多少得读一读哲学，至少做校长的得有一点哲学阅读和哲学思考。一个校长不懂点哲学，就不可能有自己的教育哲学；没有自己的教育哲学，就不可能在自己的管理行为中与师生员工一起形成一所学校的哲学。而一所学校没有自己的哲学，也就难以避免学校文化建设的空心化、形式化。

学校哲学，说起来很深奥，其实很简单。一个称职的校长主要琢磨的就应当是学校的办学理念、办学追求、办学目标。办学理念就是一所学校的价值取向，或者说是学校究竟想把师生引向何方；办学追求就是说想把这所学校办成怎样的一所学校；办学目标就是整个学校的走向，影响着学校的发展规划。这些就是学校哲学。需要注意的是，既然是“学校哲学”，那就不是校长的哲学，学校哲学一定是学校的，那它一定是一所学校在自

己的办学进程中由学校师生一代一代积累、筛选、传承下来的，并且是值得延续下去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并不是校长个人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从这个视角来说，校长在学校哲学面前是需要有点敬畏感和保守意识的，否则就有可能闹出一些笑话。

费尔南多·萨瓦特在《教育的价值》中指出“教育任务具有保守主义的一面”，还指出“社会通过给它的新成员提供这种方式（这种方式对它来说有助于其持续存在，不存在则会对其造成破坏），想要培养好的伙伴，而不是自身的敌人，或是反社会的个体”，“它不仅期望孩子们顺从于社会觉得可接受的与有用的个体，而且也期望在发生可能的有害偏常之前预防或保护他们”，另一方面，做父母的也想保护孩子避免接触到任何可能对其造成伤害的东西——也就是说，教育孩子警惕邪恶，“阻止邪恶或者不好的东西，以防将其（邪恶）带给他们”。因此，“教育在一定意义上总是保守主义的，最简单的原因就是，它是维存本能的一个产物：集体是由无数个体构成的”。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在于教给我们的后代如何与他人和社会相处的道理和准则，用阿伦特的话来说就是：“存在意义上的保守主义，也是教育的本质所在，它看上去总像是一种包围和保护什么东西的任务，孩子反对世界，世界反对孩子，新的事物反对旧的事物，或是旧的事物反对新的事物”，教育“首先是传输一些东西，而它传输的也只能是它认为值得保存的”。

保守主义强调既有价值或现状的政治哲学，是相对激进而言的，而不是相对进步而言的。哲学层面的保守主义提醒我们，当激进主义盛行的时候，我们要宁愿采取比较稳妥的保守主义的态度和方式，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当现实世界中某种冠以“经验”“奇迹”“样板”“模式”的东西忽然间甚嚣尘上的时候，我们必须以谨慎的态度来回望历史，守住那些已经被历史和时间证明了是正确的方式和经验的的东西，防止头脑发热。也就是说，许多时候我们还是要冷静地看待时髦与时尚的。对于具有普世价值的教育而言，尤其应该如此。

“教育代代相传，是因为它想要持续存在下去；它想要持续下去，是因为它极为看重某些特定的知识、特定的行为、特定的能力和特定的理念”，这“特定的知识、特定的行为、特定的能力和特定的理念”其实就是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教育的基本规律，或者说是教育的常识，教育的人之常情。

所以，教育更多的是传承，是要将人类历史进程中一个个个体积累下来的经验与文化传承下去。细想下来，中国道家的“抱朴守中”，儒家的“中庸之道”其实也是一种保守主义。教育要顺乎天理，要有无为而治的意识，无为而治，并非不治，强调的是不乱为，不妄为，要遵循人的生命发展的规律，要恪守道德底线，要符合社会规范，顺应时代需要。当然哲学层面的保守主义并不等于因循守旧，它主张的是在吸收与同化中有所发展，有所提升。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要稳打稳扎，看准了再干。也就是说，教育要坚守教育为人的目标，不偏离、不变换教育应有的目标和主张，并持之以恒地坚守这一目标与主张。在践行主张的道路上，中正、平和，要保持敬重或者敬畏之心，不为外界所干扰。

现实中后任校长对学校办学历史进程中积淀下来的学校哲学一般总会选择性地遗忘，或者人为地割裂。因为新一任校长总是不希望活在前任的阴影下的，他们想要标新立异，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这原本也是人之常情。但是作为校长，你想标新立异，就得有自己的教育哲学。更要紧的是，你要思考如何将你的教育哲学与一所学校固有的哲学融为一体，或者如何在原有的学校哲学中增加新的元素。

一所老校、名校的新建，几所学校的整合， 如何重建学校哲学

学校搬迁与整合，其学校文化与品牌自然有一个重建的问题，所谓重建，不是简单地搬迁，也不是简单地糅合。如何重建，这背后需要校长拥有哲学智慧，在教育哲学、学校哲学框架下与全体师生员工一起共同构想。如果学校哲学的价值取向偏了，无论增加多少现代元素，无论怎样改，都只是一种热闹与折腾，学校文化与品牌建设也是如此！当然，当我们谈学校哲学的时候，多少总得读点哲学。所谓“无知无畏”，没有一定的哲学阅读与思考，我们的学校管理与建设，自然难免自说自话，自然无视理性与逻辑。

在实际的学校管理中，不能说校长不用心，但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用心总是会跑偏。譬如，搬迁、整合的学校校长们大多会用心研究学校搬迁与整合后的学校文化“迁徙”以期尽早地建设、完善搬迁与整合后的学

校文化，动机是美好的，但思路却是值得商榷的。学校在同一区域换了个具体的地点，“迁徙”了，但是校园已经不是原来的校园，建筑已经不是那些建筑了，你说是“迁徙”吗？

“迁徙”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迁移：人口～|候鸟随气候变化而～。”“文化”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就人类的“迁徙”而言，或许如我们所想的那样，是会将其文化一道迁徙过去的，但是当它们迁徙到一个新的地域，即便它们带来的文化再强大，也是会慢慢地被地域文化消解和融合的，甚或会形成新的文化，所谓迁徙，无非带来一点沙子而已。

乔凡尼认为，所有的机体都会展现出天生的情绪机制以利其生存，而此机制的两端分别是趋利与回避的倾向。其实，言说与表达也是如此，对自己有利的我们总是不惜夸张之能事，习惯性地将自己的真实企图给掩盖了，却忘记了夸大其词往往适得其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文化迁徙，谈何容易！

“入乡随俗”说的是一种外来文化想要生存，就要融入当地的文化，即便是保留了不少它们固有的东西，但想要在异地完完整整地留存下来，简直就是妄想。佛教进中土了，还是那个佛教吗？基督教也进了中土，但还是那个基督教吗？许许多多文化进中土，有多少没被有意、无意地改变的？欧美的“唐人街”看起来是一种迁徙，其实就是“文化孤岛”，一种封闭与保守心态驱使下的孤傲……那些唐人街事实上只是中土文化在异国他乡的一种“重建”，而不是简单的“迁徙”。中国历史上外族统治并不少见，但那些外来民族的文化并没有完完整整地迁徙过来，同化后的文化尽管总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但其主要特质恰恰是在地性，亦即“入乡随俗”。

校园的整体搬迁绝不意味着学校文化与品牌的整体迁徙，即便是迁徙，这当中还有衰减甚至消亡，正因为如此，搬迁后的学校文化与品牌重建需要思考的是如何立足于新的校区以及它所在的社区环境，重新审视学校原有的文化与品牌，寻找“新”“旧”之间的切合点，在传承中发展，在舍弃中创新。新整合需要得更多的则是包容与吸纳，来自不同学校的教师群落身上总会带上原有学校文化的印记与表征，如何以一种包容开放的心态，从这些不同群落身上吸纳有助于“新学校文化”重建的元素，考验的是管

理者的心胸与智慧。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迁徙”“不能像搬运砖块那样，从一个人传递给另一个人，也不能像人们用切成小块分享一个馅饼的办法与人分享”。这当中就有个甄别与扬弃的问题，就如“迁徙”中存在衰减、死亡与深入一样。南通教育有南通教育的文化特质与哲学，其他城市想克隆一下，恐怕难以存活。关于这一点，前些年各地学杜郎口、学洋思的事实已经证明。当然也有特例，比如永威，不过永威这样的个案，并不足以说明学校文化可以“迁徙”。

甘肃静宁三中，其校园也是近几年重建的，他们在思考学校哲学与学校文化重建的时候，不仅兼顾了学校的历史，学校所在地域的文化，还立足于新校园的布局与环境，致力于“易趣”文化建设，构建“让生活更有趣，让生命更精彩”的学校哲学，不仅保留了原有的文化，还结合新校园的特点开发了新的学校活动课程。在这样务实而又灵动的学校哲学指导下，学校的文化与品牌重建发挥的效用可圈可点之处还真不少。

教育的保守主义哲学并不排除对教育的特定内容持怀疑的态度，没有怀疑的保守主义必然墨守成规，原有的学校文化或许就会随着“迁徙”，而无视“迁徙”途中的消减、死亡，以及某些新生的文化元素的渗入，便难免导致排外而孤傲。

学校哲学的建构需要在梳理中传承

我 2015 年开始参与重庆市几所领雁工程项目学校的指导工作。在同这些学校一起梳理学校哲学与文化品牌的过程中，我们坚持在回溯历史、尊重事实、展望未来的指导思想下，力求做到定位更精准，重点更突出，特色更鲜明，表达更晓畅。

我们在与学校管理者以及老师的沟通中首先做的就是帮助他们厘清学校哲学与学校文化几个要素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学校哲学是统摄学校文化的灵魂

首先是“教育目标”和“办学定位（追求）”，我以为这就是学校哲学，一所学校如果不明白自己的“教育目标”和“办学定位（追求）”的话，其运作就可能是随意的、率性的，甚至是无方向的。哲学的基本问题其实就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两个基本问题搞明白了，学校的运作与行走方式就有可能是科学的、规范的。

杜威说，教育的目的就是生长，除此之外没有别的目的。在这样的哲学思想下，他又明确地告诉我们，教育是一种生活需要。“生命体与无生命体之间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前者以更新维持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教育的必要性所在。也就是说，教育是一种生命的传递，而生命则“是在与环境的互动中自我更新的过程”，尽管“生命体不能胜任无限期的自我更新任务，但是，生活过程的延续不依靠任何一个个体生命的延长”，因为人都有终年，都不可能将知识永远带在身上，所以，势必需要传给下一代。“因为